

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六版

紅樓夢

(精裝全部價洋三元四角
平裝全部價洋二元六角)

外埠酌加郵費

標點者

李菊

廬

校對者

張繼

良

出版者

中央編譯局

局

發行者

廣益書局

局

總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廣益書局

局

分發行所

廣州北平
漢口宜昌

永漢北
楊海竹斜街
統架牌坊

長沙
南昌
重慶

南陽
中山馬路
書店街

廣益書局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寶玉瞞賊
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兒一席話，笑道：『好猴兒！你親嬌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箇叔叔？有什麼疑的？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槓子蓋揪下來，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！』小廝且不推門，又拉著笑道：『好嬌子，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箇杏兒出來賞我喫。我這裏老等，你要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』

柳氏啐道：『發了昏的！今年還比往年？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嬖嬖了。一箇箇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，打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像那鰲雞是的，還動他的菓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箇親戚都管著，怎不和他們要去，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「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」，守著的沒有，

飛著的倒有？」

小廝笑道：『噯呀呀！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！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，就用不著我了。』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著呢；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』柳氏聽了，笑道：『你這箇小猴兒精，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？』那小廝笑道：『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牽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？我雖在這裏聽差，裏頭卻也有兩箇姐姐，成箇體統的。什麼事瞞了我們！』

正說著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『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嬌子去罷，再不來，可就誤了。』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說：『不必忙，我來了。』一面來至廚房——雖有幾箇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尊，單等他來調停公派——一面問衆人：『五丫頭那裏

去了！』衆人都說『纔往茶房裏找他們姊妹去了。』

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攔起，且接著房頭，分派菜饌。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道：『司棋姐姐說要盤雞蛋，燉得嫩嫩的。』柳家的道：『就是這一樣兒尊貴。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十箇錢一箇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箇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箇來，我那裏找去？你說給他改日喫罷。』

蓮花兒道：『前日要喫豆腐，你弄了些饅頭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。今日要雞蛋，又沒有什麼好東西，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。不要叫我翻出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真箇走過來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裏面果有十來箇雞蛋，說道：『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？喫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爲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喫？』

了！』

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『你少滿嘴裏混謊！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畱下這幾箇，預備菜上的澆頭，姑娘們先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。預備遇急兒的，你們喫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。你們深宅大院，『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』，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，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？——別說這箇，有一年，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雞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喫膩了腸子，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、豆腐，又是什麼麪筋、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，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』

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『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？你說上這兩車子話，叫你來，不是爲』

便宜，卻爲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喫蘆蒿，你怎麼忙著還問肉醬雞醬春燕說葷的因不好，纔另叫你醬箇筋兒，少擱油纔好。你忙著就說自己發昏，趕著洗手醬了，狗顛屁股兒似的，親捧了去。今日反倒拏我作筏子，說我給衆人聽。」

柳家的忙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，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，凡各房裏偶然間——不論姑娘姐兒們——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拏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隻雞，兩隻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弔錢的菜蔬，你們算算，穀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箇點這樣，那箇點那樣買來又不喫，又要別的去——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寫了，天天

轉著喫，到一箇月現算倒好。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的，要喫箇油鹽醬豆芽兒，現打發箇姐兒來，拏著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「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喫不了五百錢的。」這二三十箇錢的事，還備得起，趕著我送回錢去，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喫。又說：「如今廚房在裏頭，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你？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得賠的，你拏著這箇錢，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」——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。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，沒得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箇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箇，就是那箇，我那裏有這些賠的？」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「死在這裏麼？怎麼就不回去？」蓮花兒

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喫飯。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令小丫頭子動手。『凡箱櫃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餵狗，大家賺不成。』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，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，慌得衆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『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！柳嫂子有八箇頭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。憑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弄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』

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將氣勸得漸平了。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，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衆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盤丟盤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盤雞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潑了地下，那人回來，也

不敢說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喫了半盃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，且喜無人盤問。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，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遠遠的望著。有一盞茶時候，可巧春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個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：『做什麼？』五兒笑道：『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』

春燕悄笑道：『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？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，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了園門。』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，又說：『這是茯苓霜。』——如何喫，如何補益——『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。』說畢，便走

回來。

五兒正走到蓼溼一帶，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著幾箇婆子未來，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『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』五兒陪笑說道：『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，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去。』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『這話岔了，方纔我見送傢伙你媽出去，我纔關門，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，說你在這裏呢？竟出去讓我關門，什麼意思？可是你撒謊？』

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『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，我纔想起來了；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。』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的，又因近日玉釧兒說，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箇丫鬟都賴，沒主兒，心下便起了疑。

可巧小蟬、蓮花兒並幾箇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『林奶奶到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』小蟬又道：『正是，昨日玉釧姐姐說：「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」』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罐子。若不是尋露，還不知道呢。蓮花兒笑道：『這我沒聽見，今日我看見一箇露瓶子。』

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問在那裏。蓮花兒便說：『在他們廚房裏呢。』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著衆人來尋。五兒急得便說：『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。』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『不管你「方官圓官」！現有賊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！』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著取出露瓶，恐還像

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並拏了，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。

那時李紈正因關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，人回進去，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。半日出來說：『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』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。

來到鳳姐那邊，先找著平兒進去，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『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把五兒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上，或賣或配人。』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

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著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『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；但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太回來看了，纔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』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

來，

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『這樣說，你竟是箇平白無辜的人了，拏你來頂缸的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爲這點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』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了出來，交與上夜的媳婦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裏五兒被人輾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，又兼了衆媳婦也勸他說：『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！』也有抱怨說：『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箇賊來給我們看守！倘或眼不見，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！』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，見了這般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——這五兒心內又氣，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。且本來怯弱，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已不待一

時就攆他出門去，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箇清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，平兒一一都應著，打發他們去了，卻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？襲人便說：『露卻是給了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卻不知。』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

芳官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『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。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，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？』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『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，也是芳官給他的，就完了。』

平兒笑道：『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

那邊所丟之露，正沒主兒；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又還肯認？衆人也未必心服。』晴雯走來笑道：『太太那邊的霜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？』平兒笑道：『誰不知這箇原故？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著他，他若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，難道我們好兒攪這事不成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！兩箇人窩裏碰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，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，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』

寶玉道：『也罷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都完了。』襲人道：『也倒是一件陰騭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，只是太太聽見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也倒是小事，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，也容易，我只

怕又傷著一箇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要管，只這一箇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，不肯爲「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。」說著，把三箇指頭一伸，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『可是這話？』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，爲是。」

平兒又笑道：『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箇孽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箇，倒像我沒有本事，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』襲人等笑道：『正是，也要你留箇地步。』

平兒便命一箇人叫了他兩箇來，說道：『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』玉釧兒先問：『賊在那裏？』平兒道：『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，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裏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

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箇姊妹，窩主卻是平常，裏面又傷了一箇好人的體面，因此爲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箇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，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』

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，發便說道：『姐姐放心，也不要冤屈好人。我說，怕傷體面，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拏了些給環哥兒，是真情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拏過各人去送人，也時常有的。我原說，讓過兩天就罷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也不忍，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』衆人聽了這話，一箇箇都詫異，他竟這樣有肝膽。

寶玉忙笑道：『彩雲姐姐果然是箇正經

人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幹的事，爲什麼叫你應死？活我該去受。」

平兒襲人忙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箇人皆不得知道，這樣何等乾淨——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拏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」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方允。——如是大家商議妥貼。

平兒帶了他兩箇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「茯苓霜」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箇媳

婦，押解著柳家的等。設多時，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「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中沒人伺候。姑娘們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們的飯呢？」平兒道：「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」

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認識。高、高兒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」玉釧道：「是了，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。嬌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。」

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「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也太派急了。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箇孽障，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箇孽障，他頑說：『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拏。』寶玉便瞅他兩箇

不提防時節自己進去拏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箇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，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告訴了我，拏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嬖嬖丫頭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喫，又轉送人，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，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隻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

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，給他箇炭簍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若信了，將來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拏來，雖不便擅加拷

打，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喫，一日不說跪一日，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。」又道：「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。」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，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註誤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

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？」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『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，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箇哥兒，到了六七箇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著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』一席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嘔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。」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愁湘雲醉眠芍藥榻
獸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『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。』方是興旺之家。若是一點子小事，便揚鈴打鼓，亂掀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，再不必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』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執，探春二人都說：『知道了，甯可無事，很好。』

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箇空兒，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天。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、米糧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『粳米短了兩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箇月的炭，也欠著額數。』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簍炭，一石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點送帳房

兒的禮，又備幾樣菜蔬，請幾位同事的人說：『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』

正亂著，忽有人來說：『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』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掩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，簡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生怨，查問出來，每日捏著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『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』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

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拏了出來，照著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『你這「兩面三刀」的東西，我不希罕你！』

不和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！你既有擔當，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箇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再要這箇，也沒趣兒！」

彩雲見如此，急得發咒賭誓，至於哭了。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「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，你細想去罷！」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「沒造化的種子！這是怎麼說！」氣得彩雲哭了箇淚乾腸斷。

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「好孩子！他辜負了你的心，我橫豎看得真，我收起來。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！」說著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沈的沈，漂的漂了，自己卻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。原來寶琴也是

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會像往年熱鬧。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。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，疏頭並本宮星官，值年太歲，週歲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，鳳姐兒是一箇宮製四面和合荷包，裏面裝一箇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各廟中令人去放堂捨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細述。姊妹們皆隨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——聊爲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起來，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箇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奠茶焚紙後，便至甯府內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，出至月

臺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薛姨媽再三拉著，然後又見過薛蝌。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著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著，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，復出二門，至四箇奶媽家，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衆人要行禮，也不會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。故此，皆不磕頭。一時，賈環、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『走乏了！』便歪在牀上。方喫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羣丫頭笑了進來。原來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縷、入畫、邢岫煙的丫頭、豪兒並奶子抱著巧姐兒、彩鸞、繡鳳、八九箇人都抱著紅氈子，笑著進來，說：『拜壽的擠破了門了！快拏麪來，我們喫！』剛進來時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

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『不敢起動，快預備好茶。』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。大家歸坐，襲人等捧過茶來，纔喫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『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，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。』

平兒笑道：『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裏禁當得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』寶玉笑道：『我也禁當不起。』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座，讓他坐。平兒便福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。平兒又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平兒又福了一福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『你再作揖。』寶玉道：『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』襲人笑道：『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』寶玉喜得忙作揖，笑道：『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！』

平兒趕著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，岫煙說：『你們四箇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』探春忙問：『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麼就忘了？』忙命丫頭『去告訴二奶奶，趕著補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內去。』丫頭答應著去了。

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『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箇月，月月有幾箇生日。人多了，便這等巧。也有三箇一日的，兩箇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，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別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，冥壽過了燈節，就是姨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箇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，二月沒人。』襲人道：『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麼沒人？』只不是嚼家的人。探春笑道：『你看我這箇記性兒。』寶玉笑指襲人道：『他和林妹妹是』

一日，他所以記得。』探春笑道：『原來你兩箇倒是一日？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箇。平兒的生日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纔知道的。』

平兒笑道：『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的職分，可吵嚷什麼？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罷了？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也不敢驚動，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箇生日，我心裏纔過得去。』寶玉、湘雲等一齊都說：『很是。』

探春便吩咐丫頭說：『去告訴他奶奶說：我們大家說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，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。』丫頭笑著去了。半日回來說：『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，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？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絮聒他了。』衆人都笑了。

探春因說道：『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』

備飯，一應下麪弄菜，都是外頭收拾，咱們就湊了錢，叫柳家的來領了去，只在咱們裏頭收拾倒好。』衆人都說：『很好。』

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，寶釵，黛玉；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：『外廚房都預備了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原來不知道？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。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，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，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，開了帳，我那裏領錢。』柳家的笑道：『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？我們竟不知道。』說著，便向平兒叩頭，慌得平兒拉起他來。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。

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喫麪。等到李紈，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病漸愈，故也來了。

花園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，香帛，四色壽禮與寶玉。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喫麪。兩家皆辦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喫了兩杯酒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，寶釵因囑咐薛蝌：『家裏的酒，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，這虛套竟收了，你只管請夥計們喫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，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』薛蝌忙說：『姐姐兄弟只管請，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。』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姊妹回來。

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，自己拏著。寶玉忙說：『這一道門何必關？又沒多的人走，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裏頭，倘或要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？』寶釵笑道：『小心沒過逾的。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，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。若是開著，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。』

從這裏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，大家別走。縱有了事，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。』寶玉笑道：『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？』

寶釵笑道：『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。若不是裏頭有人，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，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若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。若叨登出來了，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纔告訴你。平兒是箇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訴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犯出來，大家落得丟開手。若犯出來，他心裏已有了稿兒，自有頭緒，就冤枉不著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——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三箇人。』

說著，來到沁芳亭邊，只見襲人、香菱、侍書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來箇人，都在那裏

看魚頑呢。見他們來了，都說：『芍藥闌，預備下了，快去上席罷。』寶釵等隨攜了他們，同至芍藥闌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。連尤氏已請過來了，諸人都在那裏，只沒平兒。

原來平兒出去，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，連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壽送禮的不少。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。不過留下幾樣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，即刻賞錢與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鳳姐兒喫過麪，方換過衣服，往園裏來。

剛進了園，就有幾箇丫鬚來找他。一同到了紅香圃中，只見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，衆人都笑說：『壽星全了！』上面四座，定要讓他們四箇人坐，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媽說：『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們的羣兒，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廳上，隨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喫不下什麼去，又不大喫酒。這裏讓他們倒便宜。』尤氏等執意不從。